



金安文教機構董事長蔡金安。

用出版滋養臺灣台語文學的果實

訪金安文教機構

Cultivating Taiw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Publishing: An Interview with King-An Cultural Foundation

文 | 陳柏宇 · 攝 | 林睿洋

鹽水溪是台江內海的最南端，或許沒有隔壁沖來了荷蘭人、沖走了鄭克塽的鹿耳門赫赫有名，但在台江內海成為四草湖之前，在西班牙人的地圖上看起來像「Snoopy」的時代之前，鹽水溪就沖積出能讓鹿群奔跑的溪仔墘。當「臺灣」還是「大員」，「大員」還只是安平的時候，鹽水溪便已經在那裡灌溉來來去去的生命。

生命從何而來？生命從河而來，我們從溪而來。①坐落在鹽水溪旁的出版社，看顧了皈依文學和語言的生命。

退藏於密： 以出版揚，以編輯隱

「金安文教機構」由「金安出版社」、「真平企業有限公司」、「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」組成。最初「金安出版社」於1987年成立，名稱取自創辦人蔡金安之名，以中小學的教材和參考書為主要出版物。

和現在「金安文教機構」出版許多輔助教材和台語文作品的印象不同，出版社剛創立時，出版許多不同的文學叢書，有中國作家賈平凹的散文選和小說選、陳忠實《白鹿原》、劉鶯《老殘遊記》、《新譯唐詩三百首》等等。出版社對每一本出版品的編輯煞費苦心，紙質或排版等基礎編輯自不必多言，更試圖在「內容」層面下工夫，比如陳忠實的《白鹿原》其中露骨的內容在中國只能是「閹割」版，而金安出版社則是最完整的版本，保留了作者的初衷。《新譯唐詩三百首》則是以「齊言詩」呈現翻譯，配合詩作字數的形式，編輯的別出心裁，讓已經有許多版本的「唐詩三百首」再次展現了不同面貌。

別出心裁的設計，使得作為幕後工作的編輯開展了文學的可能性——儘管不為人知，但出版和編輯正是文學的一部分，是運動的一部分。

出版為活水

自1951年起，絕大多數校園教材都是國立編譯館編輯，是為部編本、統編本。雖然1987年宣布解嚴，但教育體制直到1999年一綱多本後才真正鬆綁，讓各出版社可以自行編輯教科書，政府僅負責審定。

在教科書開放一綱多本的歷史背景下，出版社百花齊放，蔡金安敏銳地意識到金安出版社應該要有所不同，才能和其他出版社有所區別。於是，當所有出版社都出版華語教科書時，蔡金安毅然決然調整出版方向，將重心放在臺灣台語出版。

「我猶未開出版社，佇咧高中教學生的時陣，我就感覺華語是無根的蘭花，台語才實在闊婿。」蔡金安提及自己在教書時代便感覺台語很美，儘管自己對台語文學的發展一竅不通，甚至不知道台語有文字，但這並不能阻撓他為台語出版的決定。這也成為「金安出版社」在1998年時另外成立「真平企業有限公司」，專門出版臺灣台語的專業書籍，以及教科書與補充教材的契機。

2000年前後，當本土語文還在國小以「鄉土語言」為名，在「國語體制」開疆闢土時，「金



1 | 2

1 出版社牆上掛有李蕭銀的「請說台語」書法字。
2 門口的門牌是毛筆的樣式，更添古樸風格。

註 | ①「生命從河而來」一句取自臺南市美術館展覽「我們從河而來：流域千年，文化共筆 We Are Born by the River: Collaborative Notes of Millennium River Basin Culture」。



3 | 4 3 金安出版社也曾發行《台語教育報》，圖為《台語教育報》創刊號。
4 《台語文學大系》套書。



安出版社」、「眞平企業有限公司」更成爲臺灣本土語文出版物的先鋒。

決定出版方向後，「金安文教機構」便廣派編輯四處學習台語文，包括參加由莊柏林舉辦的南鯤鯓台語文學營，也結識如黃勁連等臺灣台語作家。

文章寫好，愛予人看

自 1979 年鹽分地帶文學營開始，臺南鹽分地帶似乎逐漸成爲臺灣文學聖地，成爲臺灣文學創作者、愛好者的「朝聖」之處。1992 年由律師詩人莊柏林舉辦的「南鯤鯓台語文學營」，更成爲了台語文學史發展上的重要座標，許多台語文作家也在南鯤鯓坐鎮，但儘管如此，台語文學在當時仍然鮮爲人知。

「後來我發覺誠濟台語作家擺誠寫，寫誠濟文章。毋過文章寫好，無人出版就無人看，無人看寫較濟嘛無意義。」在接觸越來越多台語文和台語作家之後，蔡金安深刻認識到出版教科書只是第一步，要讓更多人知道臺灣台語的豐厚土壤，就得讓人看見土壤中長出豐碩果實。

註 | ② 林宗源詩作〈人講你是一條番薯〉。
③ 〈母親的名叫台灣〉，蔡振南演唱，王文德作詞作曲。

「文章寫好，愛予人看。」

於是從 2001 年《許丙丁台語文學選》開始，他陸續出版《黃勁連台語文學選》、《沙卡拉台語文學選》、《胡民祥台語文學選》、《顏信星台灣文學選》、《陳雷台語文學選》、《陳明仁台語文學選》、《林央敏台語文學選》、《林宗源台語詩選》、《向陽台語詩選》、《李勤岸台語詩選》、《林沈默台語詩選》、《莊柏林台語詩選》、《路寒袖台語詩選》、《方耀乾台語詩選》等，組成研究臺灣台語文學時無法繞過的「海翁文庫台語文學大系」。

從釘根大地的番薯， 到悠遊大海的海翁

回顧 1980 年代以降的台語文學運動，實際和民族、認同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，而臺灣人因爲臺灣島的形狀，又因爲被殖民和壓迫的歷史，常常自喻爲「番薯」。

無論那句大家耳熟能詳的「番薯毋驚落土爛，只求枝葉代代滋」，或林宗源筆下那條「剖開有黃色的肉」的番薯②、蔡振南口中不

敢叫出母親的「兩千萬粒的番薯仔团」③，在這些關於臺灣人的自喻中，番薯多半刻苦努力，不論環境如何惡劣，總會長出遍地的番薯葉——臺灣台語講的「番薯菜」，或「豬仔菜」。

但以番薯自喻，儘管不畏強權地努力「拍拚」，將希望寄於未來的枝葉，看似樂觀向上，實際卻隱含著釘根之後便翻不了身，只能眼光投向不確定未來的悲情敘事。

於是，就有人提出把臺灣當成一條遨遊在太平洋的鯨魚，1996 年臺灣首次舉行總統大選時，鯨魚便四處游嬉，出版了《鯨魚的歌聲》紀念專輯。蔡金安和「金安文教機構」也以臺灣台語「海翁」（Hái-ang）爲名，籌辦「海翁台語文學協會」、舉辦「海翁台語文學營」、發行《海翁台語文學雜誌》、協助發行第一份官方的臺灣台語文學雜誌《台江台語文學季刊》。

出版爲後勤，後勤爲先

1990 年代，母語以鄉土語言爲名，進入小學課程，打破國語壟斷教育的體制；2001 年，配合九年一貫課程，本土語言正式成爲小學課程的一部分，係語言平權體制化的開端。而 2003 年「語言平等法草案」歷經 15 年，於 2019 年《國家語

言發展法》正式公布，《108 課綱》隨後實施，本土語文成爲國高中必修課程時，更是語言平權的里程碑。

單單語言平權的體制化就走了 30 年，這 30 年間，「金安文教機構」出版的教材和書籍成爲了堅實的後盾，讓語言運動不僅是理論試想，或街頭宣講。出版「台語文學大系」讓文學運動有所本；編撰教科書讓教育資源有所依；仍然持續出版的《海翁台語文學雜誌》讓臺灣台語文學書寫能夠有被看見的園地。

而今，創辦人蔡金安仍孜孜不倦推廣母語教育，他採集古調，精選歷代詩詞曲，以各種古調混和套調，並自創「金安調」，隨心隨興吟唱，自成一格。而《台語金安詩吟》也成爲金安文教機構推廣臺灣台語的最好見證。

本土語文創作日漸蓬勃，小說、散文、繪本，甚至不乏國外經典文學翻譯，果實纍纍，「金安文教機構」仍舊默默地灑水施肥、修剪灌溉，讓果實能夠再長出更多豐碩的果實。

陳柏宇

1993 年出生，成大臺文所碩士，師大臺文所博士候選人。



出版社外面就是繁忙的印刷包裝廠。